微醺

大年初三的早上，县客运站。灰蒙蒙的巴士转过候车厅，车窗零星印着黑发，像未除去的尘土。

候车厅的电子车次表变得慵懒，只开了一个的售票窗口对着空转椅。两排长凳靠墙，凳面蒙着细尘。于是秋良只得站在凳子前，小腿肚抵着边沿。

她满脸疲惫，仅有的注意力盯着车次表——红色而不会变动的数字令她难以集中。候车厅外也净是松散的开关车门声。秋良突然希望那辆车晚点，这样能让自己稍微振作。

在除夕夜与发小通话时得知她就要回国，回到自己的家乡时，秋良便向她父亲软磨硬泡——以只留在县城一天，之后立即回老家为亲戚庆寿为条件——才得以在年初三的清早骑电动车，借着长途货车的光赶向县城。将电动车丢到楼下，拔掉钥匙就搭出租朝客运站。

应该上楼化妆的。至少也要换身衣服。自上高中秋良便没见过她的发小，这次重逢太突然了，她只来得及整理了一贯的情感和暗暗下定决心，却没找到合适的语言。

手机在手心震了一下，她走出门，点亮屏幕，发小荧绿色的讯息同一辆浅褐色的公车一并入站。她急于捕捉发小的身影，发觉自己记忆中还是其初中的模样。意识到这一点后秋良慌乱地举起胳膊，只朝那一簇灰暗的乘客招着，眼睛仍搜索一位显眼的女大学生——可能拖着粉色的大行李箱，提着单肩包，指甲缀几片雪花。

一位白大衣下车后顿了顿，以恰好能扬起下摆的速度朝秋良走来。大衣一抬起手臂，秋良便跳下台阶，冲了过去——她的发小石尘仍未脱离初中的印象。即便多年——秋良不惯于计算分别的日子——未见，石尘仍能令秋良回到过去，婴儿般毫无保留地信任。

她们的手不自然地垂在衣袋前。石尘只挎了个单肩包，秋良连问候都没准备，只想拥抱。

“你的手好好看。”

“美甲吗？在日本第一次做，是位女高中生帮我的。”

她们决定先去秋良家。站在石尘身旁，秋良恰好能看到她的眉毛和稍凌乱的刘海。她留长发了，秋良还记得初中时她是短发，从秋良班前经过时有种凛然的美。长发挡住了石尘的面部线条，和美甲一样。

“我们坐公交吧！你打车了吗？”

黄绿的公交车穿过灰扑扑的泥雪。

“日本都是电车，一节一节的又长又挤，座椅还背靠窗户，弄得我只能望过对面的耳垂看外面。”

“啊，好……我们该坐——”

“三路。”石尘有些得意地瞅向秋良，后者惊喜地凑得更近，却只应了声。

说是发小，她们也只是在初中相识，两年后就再没见过面。某天秋良母亲发现女儿有了朋友，才告诉秋良那是自己远友的孩子。这才勉强算得上发小。

她们维持关系只依靠微信聊天和每年除夕夜的通话。很少向对方打视频通话，也很少发送自己的照片。不过相比于秋良仿佛只会打字一般，石尘更偏爱语音。也许因为身边没有能听得懂汉语的人，所以能无所顾忌，秋良想。

石尘靠着窗，秋良一丝丝滑向她的肩膀。她知道石尘不会反对，也不会将头转过来。像凑近一束白玫瑰。

秋良对公交有强烈的好感，当石尘自信地说出正确的线路时，她简直爱上公交车了。石尘初中毕业去国外后，整个初三秋良都候着公交车，上车后仔细观察下一站的乘客。如果因为困乏而错过时机，她便会懊恼一天。有时看得出神，竟会瞅着门开开合合一路晃到学校。总有一天她会再上车的，整个初三秋良都确信。

初中毕业，秋良先是瞒着父亲剪了短发，又怂恿母亲向其远友索要石尘的联络方式。“但是长途电话费很贵。”“我做一暑假的家务。”母亲五分钟后就将一张写着串字母的纸条递给了秋良。她很意外石尘久居国外竟还有微信账号。但秋良没想那么多。

“你的头像好好看。”相别一年，秋良打出的第一句话。对面消息回复得很慢，秋良认定那时跨国通信的延迟。但她进入石尘的主页时，却找不到“朋友圈”的选项。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她便索性从不提及。

“欢迎回家！”秋良鼓足勇气说。

“只有夫妻才会这样说吧。”石尘跨过房门，熟悉感扑面而来。堆着水杯、零食袋和各种小东西的木桌仅在拐角留出两处空间，两把椅子背靠背。石尘抚过开裂的皮沙发，抚过沙发正对的书架，和每一本秋良曾借给她的书，它们摆在抬手就能碰到的位置。

第一次来秋良家时，石尘就觉得这里更像个家。秋良和她母亲像一对斜放而相倚靠的椅子，随意地停在房间。父亲只在疲惫时才想起家。石尘上初中随母亲住在出租屋，虽说设计师母亲极力装点，但石尘只感觉住进了一幅风景画——静止的精致。

石尘喜欢秋良家，喜欢秋良母亲慵懒的问候。

“你家现在只有我们吗？”

“对，我先回来了。”秋良从冰箱取出果酒。

她们侧卧于皮沙发。吊灯的光似乎在模仿烛火跳跃，两人的影子随之浮动。秋良抿了点酒，她的影子搭在石尘面前，望去如打湿的窗花。

将电话中的对谈移到现实，两人都有些不知所措。石尘最先发现了肢体动作，像人类发现了火焰，将手的微热传给秋良，指尖从发梢移到手心。

被石尘碰过的皮肤迅速升温，秋良久久地呷着果酒，不想让嘴唇离开边沿。即便没看石尘，她的脸迅速红了。

秋良为感情寻找着词语。她想起初一时两人在公交上倚靠着瞌睡，她们的手寻找彼此；想起石尘在她家中留宿，本来睡地铺的她半夜站在床前听石尘的呼吸。只要见到石尘半睁眼睛笑，秋良便钻进被窝，家猫般轻柔地蹭。以及石尘走后，每一次通话时的紧张，和收到石尘信息时，持续一天的兴奋。

只有一个词能概括这种情感。秋良决定表白，以杂乱的、飞溅的词语。

她拉住石尘的双手，纵身倾向石尘。而石尘则不知为何迎了上去，秋良的嘴唇碰到了她那柔软的，正融化的嘴唇。

秋良猛地后仰，未回过神被石尘牵着小臂拉到面前，耳边散着鼻息和石尘的声音：

“我好想你。”

碰上嘴唇的一刻，秋良确信了自己的情感。她终于能以坚定的词诠释这些年对石尘的感情了。但随之诞生了另一个问题。就像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活着，未及欣喜又会被如何生活所困扰一样。秋良本想同往常一样慢慢地、无言地观望石尘的反应，却被其突如其来的话所搅乱——她甚至没来得及道歉。

她不能以“我爱你”回应。这时她明白，石尘对她的感情始终如一，从她们相遇的那天起。由回忆支撑的词语，模仿着她钻进石尘的被窝，重新躲在了“友情”的遮蔽之下。

秋良抱住了她，眼睛抵住她的肩膀，泪沿手臂一点点滑落。

石尘安慰到未来见面的机会，今天还剩下的时间，安慰到她仍会给秋良打电话。秋衣被浸湿，石尘低着头贴近秋良的面颊。

在日本，她看到初雪时，就想说给秋良听。

初中经过秋良班级，她总会按住渴望，故作冷静地经过窗户，但教室里些微响动都会令她放慢脚步。

为秋良高中毕业而准备的礼物摆在日本大学的书桌上，而未送出的长信至今夹在她的日记本中。

她猜到秋良不仅因为忧虑未来而哭泣，但只能说出无情的近乎客套话的语言来安慰。

肩膀的声音停了。秋良咽了口水，仍靠着石尘，瓮声说：

“对不起。我也想你。”